

Issue 33 | INDIGENOUS
SIGHT

| IPCF雜誌 |



入山請注意

Plutut : Qlhangi gaya dgiyaq

森林



kataunan sa mafazaq ananak a lhmaza

部落是認識自己的起點

thuini dai “tiasasaz a prug”, sa miniahala inai a thau a qbit a tatata wa shidug a lhungqizi a prug, numa s izai a prug sa mashtay multhkiz a miniahala inai a thau ininthawan a prug. antu tataal tu Shpuut sa katautaunan a lhakhi a prug, amafazaq sa Taiwan izai a prug, sa miniahala inai a thau muntal sa ananak a tanatugash isa hudun ya minfazaq numa ininthawan, numa initusi musuun sa lhkaribush a numanuma, minaka sa izai mafazaq minthau, inai ininthawan. sa miniahala inai a thau a kakaanin isa lhkaribush sa aniamin, numawan mathuaw iamin shmuqrum sa izai a numanuma, mafazaq sa izai a prug az’az ianan sa bahi, numa ya tumaza sa kataunan a kazakazash masa Thau a parshian, ya pakadaidaz sa lhkaribush numa ya pakaqitan dai, ya miazithu shduuiza iamin masa naam a prug mathuaw pakaqitan mapalhalhituz dai.

isa Zintun a shirshir a Thau, tu kahiwan ya akmalawa sa ruza, amutusi hudun kmilhim sa tarin a kawi numa shakish a kawi. thuini a katautaunan mzai ata tu talah sa tarin a kawi numa shakish a kawi maqa sing-fuu apuil dai, numawan Thau antu uqtha kmalawa sa ruza. tu kahiwan naam a tantuqash itia muqay atnaquan tmalah sa kawi, numa amuqtha thithu apuhubug ya mapishkitiza, aminpanaiza, ya miazithu antu shduu min’uka sa kawi, numa ya kahiza sa qumqum amaqa shduu isa lhkaribush minfazaq sa ininthawan a qbit pinfazaq; maqa thuini, ya muqay iamin apasain sa tualu mara sa suma wa kawi, muqay shduu ya pasain sa ianan kumahin a aniamin kmalawa sa ruza, antu palhituz sa izai a kazakazash, mathuaw maqar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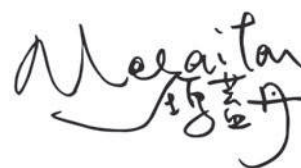
thuini miniahala inai a thau a azazak ininthawan a prug mat lhkaribush minhazish, muqay isa Lus’an amunai naam a kataunan, tu suma wa tilhaz muqay ya pasain sa patashan masa dawaz sa saran amunai minfazaq sa ananak Thau a kazakazash, numa amin’uka sa ananak a Thau a kazakazash numa lalawa. sa ananak a kazakazash antu tu suma wa thau palhituz, muqay ya amunai ananak a kataunan minfazaq, amaqa shduu mapalhalhituz dai. lhmazawan a prug sa kataunan, mangqtu ihu shduu alhmazawan munai, naam a kataunan antu ya musha numa isai mitalha ihun numa matiqmu ihun.

當代社會稱呼的「傳統領域」，其實就是族群中各個部落氏族所管理的區域，且是原住民世世代代賴以為生的生活環境。有別於非原住民是根據國家行政區域的劃分，認識臺灣這片土地的組成，原住民則是跟著長輩在山林裡學習、成長，與自然萬物共處，從中了解到一草一木都是讓生活完整的拼圖。對原住民而言，山是食物的供應者，我們敬天愛地、相信萬物皆有靈，謹守部落傳統的禮儀和禁忌，和大自然共生共榮，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和土地的連結如此緊密。

與日月潭相依的邵族要製作獨木舟時，會到山裡尋找適當的樹種如檜木、樟樹。但當「國家」的概念成形，擁有高經濟價值的檜木及樟樹開始受到政府管制，邵族人便再也沒有機會造舟。過去，祖先只會砍伐定量的木材，並讓種子蔓延、生長，資源便永不會耗盡，後代子孫才得以繼續在山林學習生活知識；但如今，我們只能靠消費取得外來木材，用更多化學製品製作獨木舟，南島民族的智慧難以延續，這是一大遺憾。

現在原住民小孩的成長過程離自然環境越來越遠，只有祭儀時才會回到部落，多數時間只能靠教科書及數位資料認識族群文化，自我認同斷裂難以避免。族群的歸屬感沒辦法靠外人營造，唯有自己踩回部落，才能建立緊密的連結。部落永遠是個起點，你可以決定什麼時候要起跑，部落會一直在原地等你、擁抱你。

naur kazash a kalangkan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執行長



世界

INDIGENOUS SIGHT

Issue

33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Maraos 瑪拉歐斯
總編輯：Magaitan 瑪蓋丹
統籌：孫琳鳳、希給·梧梅
編輯執行：曾瓊慧 Lovenose、賴星羽 Bali
美術統籌：賴星羽 Bali
地址：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電話：02-2788-1600 / 0800-581-600
傳真：02-2788-1500
E-mail：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編輯製作：今周刊代編部
統籌：羅景馨
文編：郭柏均、李珮綺
美編：張為舜
族語翻譯：馬月琴（達悟族）、蔡麗綉（邵族）
Miming（太魯閣族）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
電話：02-2581-6196#336
傳真：02-2531-6433
封面圖片：林家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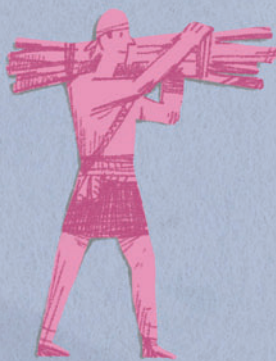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未經本會書面同意，請勿轉載。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2313-111X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



Plutut : Qlhanggi gaya dgiyaq

- 01 **編輯觀點**
kataunan sa mafazaq ananak a lhmaza
部落是認識自己的起點
- 04 **交棒——入山請注意**
- 24 **物件看現在**
我們與山的距離！
- 26 **原住民族文化再現**
部落參與博物館的實踐與反思
- 30 **國家vs.部落**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





06 臺灣原住民獵人的縮影
Talun Suqluman案件



12 不向現實妥協的老青年
kui tjzingla



16 復育生態的社造人
Awi Sapu



20 粉絲數最多的山岳KOL
雪羊視界

接棒 >>



交棒

入山請注意。

Plutut : Qlhangigaya dgiyaq



註：Plutut：Qlhangigaya dgiyaq，太魯閣族「進入山林要記得長輩的訓勉」之意。

入山須知

近年國內登山人口快速成長，山域意外或山難事件也頻繁發生，但我們不應因此打擊民眾信心，故本刊誠實報導原住民族返鄉困境及狩獵爭議，盼大眾能理解族群處境，勿以錯誤的想像認定青年迴游與文化復振之美好。

本次入山路線多元，沿途景緻獨特宜人，民眾可依自身體力選擇合適路線，建議勿擅自離開山徑，避免迷途。閱讀時切記勿太過投入而久坐不動，除了易造成眼睛疲勞，也會引來蚊蟲叮咬。本刊祝您有個美好的旅程。

原視界



[臺灣原住民獵人的縮影]

Tasum Suqsuman

法律與文化的扞格



案件

文／Savungaz Valincinan 插畫／林家棟

Talum Suqluman是一位在傳統部落生活的布農族人，在2013年的某一天，他90多歲的母親想吃山肉，他一如往常拿起獵槍和裝備，走進他熟悉的山林。在山林的祝福下，他帶著兩隻獵物下山，卻遭埋伏在山下的警察攔下。這些警察埋伏的用意不是為了抓獵人，而是盜伐林木的山老鼠。警察請他不必擔心，只要到警局簽名就好，但沒想到這簽名的結果，居然是法院判決3年6個月的重刑。

在2015年底發監執行前夕，此案件受到社會大眾關注，民間團體陸續展開遊說和救援行動，從一波波的抗爭到大法官釋憲，得到的結果卻是大法官宣告「部分違憲」，無法無罪釋放；然而釋憲之後，總統蔡英文在連任就職週年宣布特赦 Talum Suqluman，即便不用服刑，但獵人在中華民國的法律框架中仍是罪人。

時間往回推到2007年底，臺東卑南族卡大地布部落大獵祭期間，獵團成員在山上遭警察盤查並帶回警局，導致祭儀中斷。隔年3月，全臺灣數十個部落集結，超過千人參與凱道「308為尊嚴而走」行動，並進入總統府與國家元首對話。但時至今日，相關法律仍未曾調整。無獨有偶，在2014年臺東卑南族巴布麓部落大獵祭期間，同樣的狀況再次上演，引起原住民族社會譁然。

從個人的自用狩獵，到部落祭儀的獵團集體狩獵，皆為原住民族的生活日常，但在當代卻屢屢遭受到限制和定罪。究竟原住民族文化慣習和國家法制在狩獵文化議題上有哪些矛盾和衝突？

獵槍與文化，誰來定義傳統？

其實臺灣目前的法律規範，原住民是可以狩獵的，但相關規定卻未顧及族群文化，甚至脫離常理。

野生動物保育法

相關規範

獵人必須一個月前提出申請，且申請時即要明列獵物的種類和數量。

與文化相左之處

狩獵成果除了用於傳統祭儀，也包括日常自用與分享，例如婚喪喜慶、接待賓客等，都有獵物需求。一方面，我們不可能在一個月前預知誰會來訪、誰會過世；另一方面，預先提出狩獵種類和數量，是違反禁忌的。能捕捉到多少獵物，是山林給予的祝福，若獵人已預先設定目標，不僅會觸怒山林，甚至可能發生危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相關規範

- 防範獵槍成為犯罪工具，限定槍身長須超過38英吋，避免易隱蔽攜行。
- 僅能單次擊發，不得有連發裝置。
- 必須「自製」獵槍，且只能使用前膛槍填裝彈藥。
- 不可使用定裝彈（火藥和子彈以外殼結合即是），必須將火藥和「填充物」（鋼珠、鉛丸、或玻璃碎片）分別填入。

與文化相左之處

- 政府宣稱「自製獵槍」為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但綜觀歷史，臺灣原住民族使用的槍枝為舶來品，是從17世紀外國人登陸臺灣後，原住民族透過戰爭或交易取得。也就是說，原住民族一開始使用的獵槍，是由工廠產製的「制式獵槍」，而非「自製獵槍」。
- 使用自製獵槍最大的問題便是安全。因手工拼裝而成的槍枝，難有設計精良的保險裝置，前膛槍容易膛炸。根據統計，原住民獵人使用獵槍自傷的數量，遠高於獵槍暴力犯罪。

* 法條規範非全文，僅部分列舉

從上述可以看出國家法律的設計，並未真正理解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族人依循祖先教導的方式生活，卻步步艱難，一不小心，就變成國家眼中的罪人。





不只是殺， 狩獵的核心價值是分享

除了狩獵相關法規不符族群文化，社會輿論也對狩獵多有誤解。有部分動物保護團體抨擊，狩獵行為是造成野生動物數量減少的兇手，且狩獵過程涉及殺戮，不應受到憲法保障。

但事實上，許多長期關注臺灣野生動物保育的專家提出，臺灣野生動物族群數量減少，主要源自開發行為破壞棲地；從長期監測和研究成果可看出，原住民族狩獵因受到文化禁忌限制，並非濫捕濫殺，除了有助於區域內野生動物族群平衡，更是野生動物保育相關調查的重要參考及合作對象。

回到原住民族視角，狩獵文化絕非是表面的「殺」。在獵人的養成訓練中，他必須先學習在山

林中存活，認識獵場的空間、動植物、天氣變化等；更重要的是，受到部落尊敬的獵人，絕不是因為他高超的狩獵技巧，而是他的分享能夠照顧多少人。不懂得分享的獵人，在部落是被看不起的。

因對族群文化不了解，原住民狩獵受到簡化及汙名，因而難以展開社會對話。狩獵文化和野生動物保育並非光譜上對立的兩端，但「保育殺手」的汙名卻未曾從原住民族獵人身上離開過。

當狩獵是罪， 族群文化何以為繼？

Talum Suqluman的案件，只是眾多原住民獵人遭判刑的案件之一，因著「高齡原住民母親想念山肉的味道，孝子為其狩獵被抓」的「溫情故事」，而受到社會極大的關注，甚至創下多項臺灣司法史上的先例。



- 2015年，最高法院駁回Talum Suqluman的上訴後，判刑確定。發監執行之際，民間展開救援行動，要求最高檢察署提起非常上訴。
- 2015年底，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受理並暫停發監執行，本案重新進入審理階段。
- 2016年，最高法院開庭，首次網路直播開庭過程。
- 2017年，最高法院停止審判，首次主動提出釋憲。
- 2021年，憲法法庭召開言詞辯論庭，首次向社會公開徵求法庭之友意見書。
- 2021年5月7日，大法官作出釋字第803號解釋，宣告法律部分違憲，解釋文中仍對狩獵文化缺乏了解。
- 2021年5月20日，總統蔡英文在就職紀念日首次動用特赦權力，宣佈特赦Talum Suqluman。

然而，特赦並非無罪，僅是免除刑責，國家仍認定Talum Suqluman為有罪之人，而「狩獵即是罪」的標籤也仍牢牢地貼在原住民族獵人身上，網綁住臺灣原住民族。即便總統特赦，最高法院仍將本於職權，繼續審理案件。Talum Suqluman的律師團在回應釋憲結果的記者會批判，大法官仍距離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太過遙遠，應該到山上親眼認識狩獵文化，而非倚靠想像；他們強調會持續為Talum Suqluman辯護，爭取無罪判決。故事仍未結束。

原住民族不禁想問，當獵人的尊嚴遭國家法律打壓踐踏，受主流社會的汙名標籤否定，他要如何繼續帶領年輕一輩學習山林知識？當狩獵知識、智慧、禁忌不再傳承，獵物分享不再存在，祭儀不再進行，原住民族的文化何以為繼？生活即是文化、文化即是傳統，獵人從來不該是罪人。

[不向現實妥協的老青年]

Kui tjuzingla

返鄉復振文化也曾幾度遭遇挫敗，但 kui tjuzingla 從現實中思考轉化傳統的方式，在回應當代需求之際也保留族群精神，帶領年輕一輩尋找部落將來的發展方向。

文／郭柏均 攝影／蔡宗昇 照片提供／萬安村青年會

從文化復振中找到發展契機

來自屏東萬安部落的 kui tjuzingla，自大學即離開部落到臺北讀書、工作，對未來秉持隨遇而安的態度、沒有太多想法，碰巧因申請到家鄉來義國中的教師實習，便返鄉任教。kui 現在不僅在校內協助推動民族教育課程，更是部落青年會的指導老師，對傳承族群文化不遺餘力，但其實他曾是遺失文化的一代。

復振文化的過程與結果可能不那麼美好，但若孩子能在參與過程建立自信心，甚至受到啟發而願意接觸文化，這會是最欣慰的事。



kui藉由復振送情柴文化，讓年輕族人認識民族植物。



「我經歷過禁說族語等政策，所以我在高中以前對族群是沒有什麼想法跟概念的。」kui笑著分享，那時國小有20分鐘課間活動，會由外地的老師透過他個人的想像，教學生跳一些美國原住民的動作，「以前老師教什麼，我們就跟著學、跟著做，錯了也不知道。」

直到在臺北讀大學，當時原住民族運動如火如荼展開，kui跟著原住民同儕在街頭為族群發聲，也因緣際會認識原舞者的成員，開始參與原舞者的活動、學習樂舞。kui表示，「在臺北經歷這一段，我才對族群議題有一些看法，也培養出對原住民文化的興趣。」後來kui輾轉在原舞者、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工作，於2002年回到屏東教書。

返鄉後兩度成立青年會

每位返鄉青年，都想為家鄉盡一己之力，只是現實往往逼得他們撤退。「很多年輕人回到部落，但沒有穩定的工作、養不起自己，很難待得久。」自稱「老青年」的kui，幸運地能回到家鄉從事教職，在生活安定後，恰巧有前輩邀請他參與部落事務，kui便義不容辭地投入部落工作。

當時部落承接的計畫大多與文化習俗相關，kui曾在2005年前後組織青年會，邀集部落青年一同學習並傳承傳統文化技藝。可惜的是，這一批青年年紀大約20至30歲，且幾乎都有工作在身，對於重新學習傳統文化，不免有些挫折。



kui與青年會成員感情融洽、緊密。

「這個世代對文化的意識比較薄弱，尤其學樂舞要看得懂羅馬拼音，大人們只能用注音學族語發音，加上很多外務問題讓他們參與的意願慢慢消失。」kui帶點遺憾地說。

後來，萬安部落的孩子們因接觸到臺東撒可努創辦的青年會相關活動，主動向kui提出與部落青年一起做事的想法，kui遂於2011年再度扶植青年會成形。這次青年會的成員為國小與國高中生，年紀輕的孩子本來就待在部落生活，年紀稍大的每逢週末也會回家，且現在學校較注重本土教育，孩子們的成長環境未與族群文化脫節，青年會的課程與活動設計便更好著手。

「從小接觸不同語言容易上手，再加上智慧型手機讓學習方式更多元、有趣。」這批青年會已維持運作近10年，kui看似帶領出一番心得，卻又隨即語重心長地說：「原住民孩子學業比不過別人，常常落入邊緣中的邊緣，青年會是個讓他們找到歸屬感的地方。」

讓傳統文化在當代發揮效益

不只是學習樂舞，萬安部落在政府計畫與公所資源支援下，重現排灣族送情柴，近年更與收穫祭結合，藉由部落的大型活動，讓更多人能參與、認識傳統的文化儀式。

「為什麼要送木柴？『柴米油鹽醬醋茶』，柴是第一個，是重要的生活必需品。」kui解釋，過去排灣族階級社會制度嚴謹、男女界線分明，僅能藉換工時唱情歌或送情柴表達心意。

雖然因時代轉變，送情柴暗示心意的方式已不復見，但kui仍藉由參與文化行動過程，讓孩子們認識族群精神，並轉化為接觸、理解部落生態知識的途徑。kui說明，大部分部落的情柴植物是九芎和黃荊，但在萬安是貴族婚禮才使用，我們一般都是用白袍子和克蘭樹，「萬安的特色是要把樹皮剝下來，這樣木柴看起來才漂亮，像九芎、黃荊的皮很薄，就不需要特別剝。」

此外，木柴兩端削尖也是萬安部落特有的文化。「因為以前只有刀，沒有鋸子，把兩邊削尖是考驗男方的耐心。」而取用藤類也有判斷方法，kui舉例：「像葛藤雖然取用方便，但因水分多易脆，除非沒有其他材料才會使用；若是採用多花油柑或腺果藤，則要記得剖半，不然太粗會不好捆綁。」網綁完的兩端藤線也得收往同個方向，比喻兩方同心。

考量到部落青年外移嚴重，kui會刻意安排每位孩子的工作，「我們盡量讓外地回來的孩子負責收送情柴，除了幫助他們建立族群認同，小朋友也能彼此認識，讓這些文化在現實面發揮最大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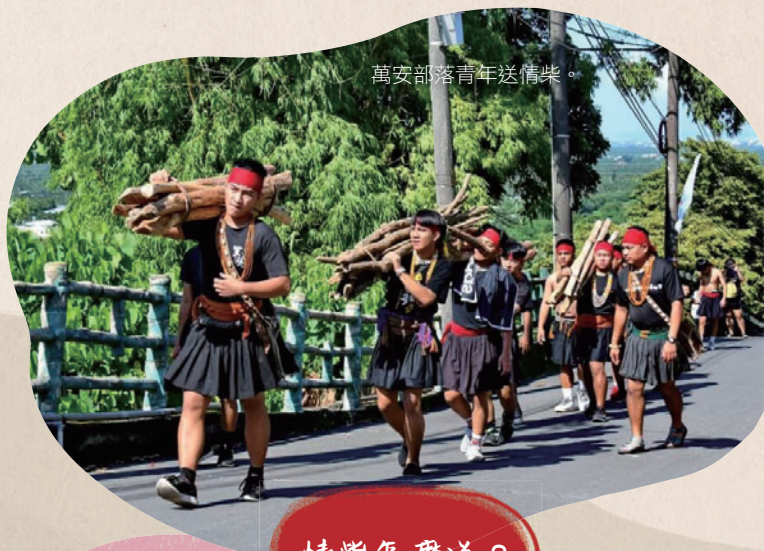
文化復振知易行難

返鄉推動文化復振近20年，kui坦言文化工作不如外界想得那麼欣欣向榮，「以前沒有瓦斯，送木柴當然很重要，但時代已經不同，所以很多人會批評，恢復送情柴文化的用意是什麼？」

除了文化存續受到質疑，執行面也經常觸礁。像是現在的土地多已私有化，要去哪裡砍柴

才沒有侵害他人權益？加上現在部落農地多已申請禁伐補償，「這麼多問題需要解決，又要讓這項活動可以多人參與，同時引起對文化的共鳴，真的沒有這麼容易。」kui說道。

國家積極鼓勵原住民族復振傳統文化，但社會背景與環境的條件卻已不如過往，文化傳承的工作者也不斷面臨他者的質疑與詰問。「復振文化的過程與結果可能不那麼美好，但若孩子能在參與過程建立自信心，甚至受到啟發而願意接觸文化，哪怕古謠唱得五音不全，這也會是我最欣慰的事。」kui緩緩道出心中的想望。



萬安部落青年送情柴。

情柴怎麼送？

告白方式有兩種

- 1 晚上祕密進行的papuljipa | 入夜後，男方將準備好的情柴於天明前送達女方家門。此為間斷性行動，只要情柴收集充足，便會不時送到女方家。
- 2 白天公開舉行的papzueluk | 當雙方家長談定後，男方會招集朋友們上山砍柴，並帶數捆情柴到女方家；女方也會準備回禮招待男方。若雙方都滿意，年輕男女即有機會進入婚姻。



[復育生態的社造人]

Awi Sapu

家與土地，是原住民族文化產生的空間及場域。憑藉傳統居住文化空間的復振，Awi Sapu 帶領族人找回自己的驕傲，更有自信地說出屬於自己的故事。

文／劉禮碩 攝影／黃建彬



帶族人蓋回自己的家

土地是生生不息的，
只要用對的方式善待
它，地方自然會創生。



縱使夏季天氣熾熱，半穴式傳統家屋內因有升火促進空氣對流，而顯得清新涼爽。賽德克族的家屋重視選址，要傍山而居，才能在武力衝突發生時保有戰略優勢，增加入侵的難度；室內的格局雖依生活習慣有所差異，卻離不開男獵女織，以及凝聚家的力量。

位於南山溪旁的賽德克族傳統家屋，是Awi Sapu集結先人山林智慧之大成，為部落重建出的驕傲。這是部落文化復振的種子，同時也是他尋回部落歸屬感、找到自我的起點。

只有教科書版的故事能介紹自己

Awi在國小畢業後即離開部落，在城市學校的一隅當個刻板印象中的原住民。直到17年前，對族群文化懵懵懂懂的大二生Awi，因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活動，而有機會到紐西蘭與毛利人交流。

他看見紐西蘭政府設立毛利族母語幼稚園，讓毛利族群的孩子自小與母體文化強烈連結，每個小朋友都能說出自己名字的故事，Awi卻只講得出教科書上寫的莫那魯道。但他心裡明白，自己和莫那魯道來自於不同的部落，「我們部落根

本沒有直接參與霧社事件。」這些經歷，讓Awi的心因此掀起了波瀾。

回到臺灣後，Awi開始研讀與部落相關的資料，他發現1902年的「人止關之役」才是部落的驕傲。那場戰役讓日本人不敢貿然入山，但臺灣社會卻因電影的影響，好似莫那魯道才是賽德克族的英雄，無形中讓後代族人離真相更為遙遠，探尋自我之路更顯迢迢。

後來因部落接連遭逢921大地震、敏督利颱風等天災侵襲，土石流淹沒部落的觀光產業，族人開始轉念思考善待土地的方式。這也指引受紐西蘭文化衝擊的Awi回到南投，正視自己的文化根源，開始社區營造的旅程。

最後一件事卻成為第一件事

Awi與一群回鄉的年輕人栽進社造，但因和部落關係長久疏離，讓他們在推動公共事務的過程遭受許多批評。青年們受盡挫折回到都市，Awi內心雖有未完成的夢，但漫長無果的溝通終究還是澆熄了熱情。在臨走前，他決定在部落做最後一件事，卻意外成為實踐祖先精神的第一件事。



Awi認為，「家」是故事開始的地方，他藉由官方計畫資源挹注，就地取材蓋起家屋。當家屋完成，原民會到場驗收時，他擔心的事情卻發生了——部落耆老輕易地就把牆面石板抽出。Awi原以為會聽到長輩的冷言冷語，沒想到長輩雖唸唸有詞，雙手卻在幫忙修復。「我才發現原來要讓耆老願意教，最好的溝通方式是『激將法』。」Awi經由一次次的錯誤，得到耆老們嚴厲的指教，也藉此重振幾近失傳的工藝技術。

有了第一次的經驗，耆老們也蓋出興趣。他們受到原民會的推薦，組成老中青的工班，到屏東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蓋第二幢家屋。為了維持傳統與品質，他們從部落帶來一半的材料，只有石板在當地取材，這幢家屋不意外地也在跨世代的磨合、衝突中慢慢完成。當時，有位耆老坐在家屋中，將火升起後突然說了一句：「這棟家屋這麼漂亮，為什麼蓋在屏東？」



Awi運用傳統工法及材料再現家屋（上）與穀倉（下）。

Awi突然驚覺，「對啊！家屋不應該因應觀光而生，它是一個部落文化、家族故事的載體。」於是，Awi又回到部落搭建第三幢家屋，這次他已能享受建造的過程，藉由每一塊石板、每一根木柴形塑家族故事的輪廓，讓部落晚輩能世代傳唱。

想回到過去要從土地開始

除了蓋家屋，述說自己的故事，Awi也想找回小時候的部落光景。東岸部落植相與植群豐富，曾經擁有超過230種的蝴蝶，滿山遍野皆能尋得芳蹤，更有過「蝴蝶谷」的美名。「我小時候這裡到處都是蝴蝶，我都會抓蝴蝶拿去換棒棒糖。」Awi兒時捕蝶的記憶仍清晰，但環境卻已面目全非。隨著土地超限開發、生物濫捕，部落的蝴蝶種類一度少於60種。

Awi為了將過往流失掉的一點一滴找回來，他首先與族人溝通停用慣行農法，接著透過諾亞方舟育種計畫引進環保NGO及NPO組織的知識，在眉溪旁的生態園區養殖苦花魚等原生物種，以及大量種植食草與蜜源植物。終於，苦花魚在復育成功後帶回上游放流，蝴蝶也重新在東岸部落翩翩飛舞。

「社區創生最重要的不是一味複製國外經驗，而是讓土地回到原本的節奏。」Awi指出，早期部落族人善於分享，一條眉溪從上、中、下游的分工共生，是協商互惠的成果，然而當利益關係不再單純，生態及生活也會隨之瓦解。

有土地才有事情做

Awi感慨地說，「以前的族人很知足，他們只拿該拿的，所以土地能提供源源不絕的資源。但當土地已經被我們取用殆盡，自給自足便如同神話般遙遠，年輕族人怎麼回來？」

目前Awi致力於輔導農民及產銷班，以「前店後廠」的概念將部落與臺中串聯，減輕返鄉青年務農壓力。「當生活無虞，都市遊子們才會回家，部落的各種角色紛紛到位，才能達到部落善的循環，重現過往的生命力。」Awi說道。

秉持著樂天知命的精神，Awi不設下任何目標，而是看重生命的續航力。一身傲骨的他，只跟過去的自己對抗，堅持不懈地走在復振部落的路上，讓未來更多年輕人自豪地說出部落的故事。



隨著土地超限開發、生物濫捕，現在僅存的蝴蝶種類不到60種。



[粉絲數最多的山岳KOL]

雪羊視界

臉書粉絲專頁擁有 11 萬名粉絲的雪羊，是目前臺灣最多追蹤者的山岳領域 KOL (Key Opinion Leader，在某領域能帶來影響力的人)，同時也是一名山岳作家。他以文字和照片記錄臺灣山林之美，並訴說蘊藏其中的人文故事和部落歷史。

文／陳怡如 攝影／黃建彬 照片提供／雪羊

進山感受臺灣的內在美



文化傳承沒辦法靠讀書學習，而是得透過身體行動和意念交流來達成，它會更深刻的將人跟土地相連。我也開始理解，為什麼土地對於一個民族這麼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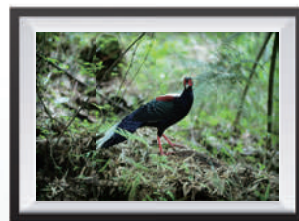
30歲的黃鈺翔，更多時候人們喚他的筆名「雪羊」。他能爬山、能寫字，也能拍攝，從22歲登上玉山，這8年來已攀登97座百岳。他將山上的所見所聞和所想，都記錄在粉專「雪羊視界Vision of a Snow ram」。

早在國中二年級，雪羊便與山結緣。他從小患有氣喘，爸爸為了訓練他的體能，全家每週都會爬郊山，養成他對山林環境的熱愛。上大學時，他如願考上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在畢業之際，因學妹提出想來場特別的畢業旅行，眾人於是踏上臺灣最高峰玉山。幾個月後，雪羊又組隊去嘉明湖，宛如藍寶石的絕美湖景，觸動他想往更多高山走去的念頭。

畢業後，雪羊在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擔任替代役，空閒時間就拿來寫文章。〈台灣歷史課本不提的森林史真相〉和〈你所不知道的台灣六大毒蛇真面目〉，是雪羊最初在網路上爆紅的文章，2015年他順勢開設粉專，以大雪山和自己的生肖取名「雪羊」，從此雪羊的名號漸漸走入大眾的生活。

享受與自然為伍， 並從山中挖掘樂趣

雪羊不諱言，自己曾經非常追求百岳，「登山初期都在高山混，而且非高山不爬。」從2013



登山時巧遇臺灣最耀眼的中低海拔森林巨星——藍腹鶇，雪羊拍下牠的英姿。



雪羊曾到過雪山翠池圓柏林，拍下臺灣最珍貴的神木之森一景。

年9月首爬玉山到2016年初，短短2年半，他就爬了快50座百岳。2017年前後，粉專人數突破5萬，雪羊開始收到講座邀約，他卻赫然發現，「我只會介紹高山，明明臺灣的山那麼多，但我談的卻離大家最為遙遠，生活周遭的山我反而一點也不熟悉。」此後，他的足跡慢慢往中級山和郊山延伸，並從中找到不同樂趣。

高山的壯闊美景震撼人心，但與高山的荒涼孤寂相比，中級山則有豐富林相和生物。「每個角落都有好幾百種你認不得的東西，不管再怎麼拼命認，你永遠可以找到未知的事物，這種跟很多生命混在一起的感覺，是中級山給我的最大樂



走在倫泰文草原上，雪羊拍下丹社群青年尋根隊伍的背影。

趣。」雪羊接著說，臺灣郊山多且平易近人，能說走就走、隨時出發，「接觸郊山，是讓我的山林視野更完整的一塊重要拼圖。」

山，彷彿有股魔力，不斷吸引雪羊往山裡去。他率性地說：「我喜歡與自然為伍，就像回到生態系，成為其中的一份子。每次上山，都是一次和大自然獨處的機會。」和自然環境的緊密接觸，讓雪羊藉此看見臺灣的歷史脈絡，從過去林業開發的遺跡、先人運輸物產的古道，到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這些臺灣過去的東西仍然保留在山裡。」雪羊說道。

為了探尋更多歷史，雪羊翻閱大量書籍史料，他的書架擺著滿滿的山林史、山岳文學和生態類型的書籍，「讀歷史會讓人不由自主想知道前面還有什麼，然後一直往回溯。」雪羊出產的每篇文章都是大工程，他堅持抽絲剝繭、融會貫

通後，再用文字和照片將臺灣獨有的瑰寶，帶到世人眼前。

不只是尋根，更是文化的傳承

2020年11月，登山經驗豐富的血羊第一次深入部落。他受臺灣古道研究專家鄭安晞之邀，加入花蓮馬遠部落布農族丹社群青年組成的尋根隊伍，領隊則是曾入圍金曲獎最佳原住民歌手獎的馬詠恩。

受到日本殖民時期的集團移住的政策影響，布農族丹社群被迫離鄉，從南投信義鄉丹大地區，沿著關門古道，東遷花蓮萬榮鄉馬遠。過去，部落族人年年自發踏上「回家的路」，但皆未曾到達丹大地區；2018年，萬榮鄉公所委託鄭安晞調查布農族丹社群傳統領域，帶領部落青年重返祖居地，往後族人更自主發起重修回鄉之路。

屬於原住民族的智慧， 源於土地的生活方式

兩支隊伍最終在溪底會合時，馬詠恩以族語領唱《Macilumah》（負重歌），這是昔日布農族人在山上狩獵歸來，傳訊給山下族人所唱的歌曲。渾厚嘹亮的歌聲迴盪在遼闊山林，和百年前的祖先共鳴，這是雪羊聽過最美的旋律，「從YouTube能找到這首歌很多版本，但都無法準確傳達身處那一刻的感動。」

後來，雪羊將這8天寫成短文放在粉專：「聞著炭火的味道、聽著族語的精妙與老人家的智慧，讓我深刻的感受到，這就是屬於台灣、屬於原住民族，源於土地的『登山』，不，『在山上生活』。」

這趟路程只是初始，正就讀臺大新聞研究所的雪羊，畢業論文打算以馬遠部落為題，書寫更多關於原住民族的文化。「在臺灣，你如果喜歡山，卻沒有跟部落一起上山過，那真是太可惜了。唯有在山上交心，以雙腳跋涉，你才有機會感受臺灣山林最珍貴的內在美——讓傳奇博物學家鹿野忠雄癡迷不已的文化寶藏。」雪羊在短文最後下的這段註解，道出臺灣山林蘊含的珍貴祕寶。

2020年，族人分成兩隊，分別從東西兩頭花蓮和南投出發，最後在馬太鞍溪谷會合。雪羊跟著馬詠恩從馬遠部落啟程，在這8天7夜的行程，雪羊深刻感受到原住民和山林土地依存的關係。

踏在老人家曾經走過的石階、行經布農族的傳統領域、聽著族人述說部落的傳說故事、惦記必須謹守的傳統禁忌，每一處都讓雪羊清楚看見祖先生活過的痕跡。「所有的文化和知識，都是透過土地上的交流才得以保存，這不只是尋根，更是文化傳承。這沒辦法靠讀書學習，而是得透過身體行動和意念交流來達成，它會更深刻的將人跟土地相連，這次經驗讓我開始理解，為什麼土地對於一個民族這麼重要。」雪羊深切地說。



下雨讓山路更濕滑，族人們同心協力克服光復林道上重重的危險地形。

我們與山的距離！

物件看現在

無可避免地，現代人想要回復傳統生活已難上加難，便利的網際網路、擺脫不了的塑膠製品、消費解決問題的觀念等林林總總的原因，讓我們在親近山林時卻有著無法消弭的隔閡。既然已經無法擺脫新的觀念思想與科技的包圍，那不妨就帶著它們上山，看現代人順應時代變化，都帶了哪些東西上山吧！

文／郭柏均 插圖／林家棟

新手入門，趕緊買裝備練功

新手入門要帶什麼裝備？網路上的懶人包看了嗎？行程安排都沒問題吧？上山很危險，一定要做足準備！

相較於其他運動，山上氣候變化快速及野外不確定因素多，使得登山活動的危險性較高。對於「機不在手，失能如我」的現代青年而言，若沒有做足功課便貿然上山，容易讓自己陷入危機四伏的環境卻不自知。因此，現代旅人傾向在行前上網搜尋前人的旅遊紀錄，挑選、安排最適合的旅遊行程，並帶足裝備、確認掌握地形與地勢狀況，才能平平安安出門，快快樂樂回家。



文化+創生 再造部落未來

過去，資本主義擴張及外來文化強勢侵襲，原住民族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也丟失了自身文化。今日，本土意識日漸高漲，當代原住民青年開始有自覺地返鄉尋根，以建立對族群的文化認同與認識。

只是現代社會已不像過去能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模式，部落必須發展產業，讓族人在部落得以生存，才能吸引青年返鄉扎根。因此，現在有許多原住民青年回到部落推動文化或觀光等產業，藉由挖掘地方特色，創造部落的經濟產值，同時找回部落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當代原住民青年大多曾經歷文化斷裂的困境，為了讓弟弟妹妹不再重蹈覆轍，返鄉後仍有餘力的青年會推動文化復振，除了保留傳統文化精神，也藉此讓下一代培養自我認同。



來了一把槍之後

17世紀，火槍隨著西方勢力進入臺灣，原住民族有的以貿易方式取得槍枝，有的則是在械鬥時從漢人手上奪得的戰利品。對比原住民族傳統使用的刀、矛與弓箭，火槍的攻擊性更高，漸漸成為重要的狩獵與戰鬥武器（主要用途為狩獵）。在日本殖民前，原住民族社會已普遍使用槍械，後來臺灣總督府為治理「蕃地」，強制沒收各社槍械，以控制蕃社。直到後續的國民政府與臺灣政權，也對原住民使用槍枝有諸多限制。

我們的文化不是罪

當人與人的交流日益頻繁，文化的融合與衝突便在所難免。早期臺灣法律制度建立於「漢文化」及「西方文化」上，原住民族的生活慣習與族群傳統並未納入考量，以至於原住民族的行動往往被視為不合法行為，而須受到國家的制裁。像是狩獵、使用土地、砍伐或採集自然資源等，一個對原住民族習以為常的舉動，卻成為犯罪。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國家與人民對原住民族開始有更多的理解與尊重，不論是從法制或是互動交流等層面，都試圖突破固有的模式與觀念，打造更友善的環境。或許改變的速度不夠快，但相信我們仍在前行！



原住民族文化再現

部落參與博物館 的實踐與反思

文、照片提供／盧梅芬（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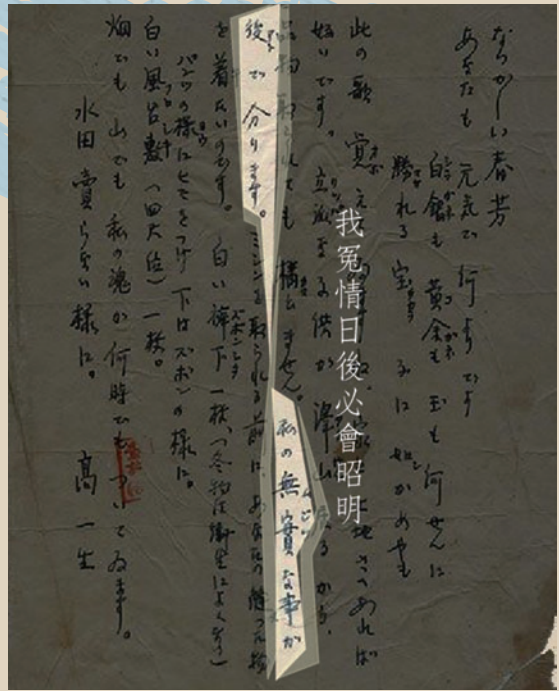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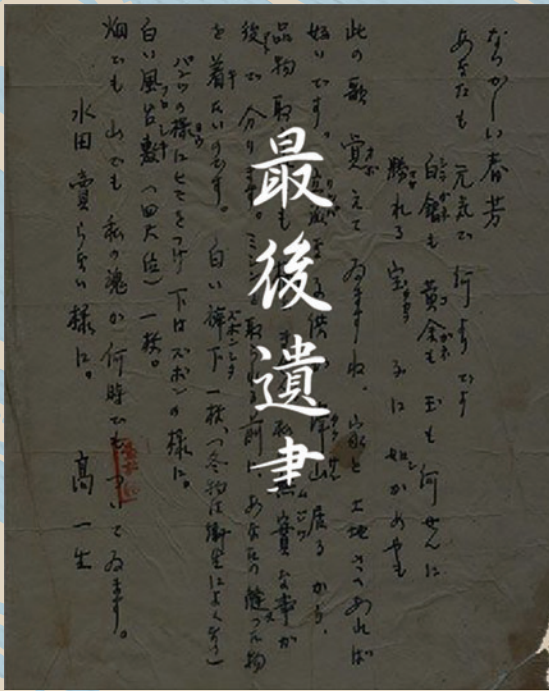
近二十幾年，臺灣出現兩波計畫性且受矚目的原住民參與博物館行動。第一波為1995年起，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簡稱順益館）推出的「與部落結合」特展系列，以及2000年初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簡稱史前館）的「來自部落的聲音」，這些行動皆聚焦於詮釋權。

第二波為2007年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地方原住民族文物（化）館活化計畫」項下的「大館帶小館」子計畫，受到矚目的展覽型態主要為史前館強調的「共同策展」，以及國立臺灣博物館（簡稱臺博館）的「文物回娘家」，兩者皆注重社區培力、賦權（empowerment）、合作及對話。

另外還涉及文物返還議題，如2003年太巴壠部落青年代表，拜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希望取回祖靈屋的木雕柱，以重建祖屋，學者胡台麗藉此機會拍攝紀錄片《讓靈魂回家》。2014年底，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胡家瑜與館員到屏東縣泰武鄉佳平部落，詢問族人能否將藏品佳平舊社Zingrur（金祿勒）部落領袖家的四面木雕祖靈柱申請為國寶；2015年，該館與佳平部落舉辦國寶文物婚禮。從上述各種協商可見，文物展示已逐漸超越「還vs.不還」或「掠奪、盜竊者vs.被掠奪者」等二元思考。

詮釋權的時代意義與反思

「詮釋權」強調對知識生產權威及原住民無話語權的反省。學者陳茂泰從1995年順益館推出的「與部落結合」特展系列「卑南族巡禮展——由獵祭出發」交叉分析詮釋權與展示文本，探究「發聲者」角色置換成原住民後，他們究竟「說了什



二二八事件政治受難者高一生，其以日文書寫的〈最後遺書〉製成網路可流通的中日文對照之動態影片。

麼？」陳茂泰提出，即使是原住民的展示者，並不一定保證能適宜地再現一個文化。

陳茂泰的研究涉及原住民／非原住民詮釋者的二元劃分。古學斌則分析，過往人類學以「我親身參與」與忠實記錄，合法化對他者的原真性再現，現在的「原居民人類學」則以「我成長於」或「我是XX族人」，而擁有發聲、再現、更接近真相的正當性，彷彿文化已經寫進一個人的基因中。

這項新的反省議題，即原住民發聲政治。在反省人類學知識合法性的時代背景下，衍生出「原住民」合法性的陷阱與侷限。原住民發聲政治雖製造更接近真相的正當性，也容易陷入原住民能夠去「他者想像」的迷思。超越發聲政治的反思，即問題非策展者是否為原住民，而是策展者身處的主觀位置，或秉持何種觀點敘事。

族群文化特色展示的意義與反省

部落參與博物館展示的敘事類型 (genre)，大多為族群文化特色。這類展示的核心概念為差異文化，主要元素為文物的傳統知識或盛裝的歌舞展演，呈現群體文化之美、特色或成就等。雖涉及不同族群、部落，但其敘事構成具有共同與特定的模式與元素組合，得以不斷重複套用。換言之，大致可預期其敘事方式，而這也規約或限制敘事的創意發展。

通常這類型特展強調重建「母體文化」或「在地文化」，對於曾遭貶抑的原住民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但從觀眾接收角度分析，歷史與人類學者Clifford便提出——群體身分認同多傾向再現區隔性的文化，對內部成員來說，或許是強化象徵性的文化成就，但對外部成員而言，仍抱持旁觀者態度。

此外，若仍以此敘事類型為大宗，更容易鞏固支配社會對原住民刻板印象的強化。因此，在無法忽略原住民族群體的特定歷史與經驗的前提下，呈現原住民個別者經驗的反省，不能只有區隔性或固化的文化特質，而是需邁向歷史化，如不同社群／個人的歷史變遷等更細膩的多樣性。

2003年，史前館推出「回憶父親的歌：陳實、高一生與陸森寶的音樂故事」特展，從群體單元轉向強調群體內部多樣性與個人記憶，為文化特質邁向歷史化的嘗試。陳實（panTer，川村實，1901-1973，卑南族）、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矢多一生，1908-1954，鄒族）與陸森寶（baliwakkes，森寶一郎，1910-1988，卑南族），從族名、日本名到漢名，敘述自部落時期、日本殖民到國民政府時期的歷史轉變，如何切身影響個人的生命經驗與音樂創作。

被忽略或被簡化的接觸地帶

臺博館的「文物回娘家」是推動文物源出社群至博物館詮釋與諮詢藏品，並將珍貴藏品運回

源出社群文物館展出的重要里程碑，指標性特展為2009年與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文物館合作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

臺博館及部落核心人物皆強調部落自主選件、部落觀點的詮釋，而時任典藏管理組組長李子寧提出一個有別於過去分析原住民策展現象的新視角——以「接觸地帶」來看臺博館與部落的合作，讓不同文化背景與政經地位的人群在庫房對話，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接觸地帶」（contact zone）由藝術史學者Pratt於1991年提出、Clifford在博物館發揚。Clifford指出，「接觸地帶」幫助我們看見僵固的社會位置，如「弱裔」（minority）、「部落」等概念，被連接至與支配社會分隔、互不相關的文化與歷史。「接觸地帶」企圖喚起殖民／被殖民者如同相交的軌道，在同一時空「共存」，而此共存涉及壓迫與不平等。

Clifford的「接觸地帶」概念包含「接觸史」與「接觸工作」。前者涉及展示的文化再現——



「布農南洋軍伕回憶錄」特展敘述生還者「戰爭的記憶」及「戰敗之後」，帶出這段族人難以面對的歷史。

需喚起殖民掙扎與奮鬥，著重敘事、歷史與政治；而「文物回娘家」則著重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的「接觸工作」及詮釋權優勢的取得，唯文物詮釋或展示文本較未著重物件承載的殖民接觸史。

英國劍橋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副館長Boast指出，2000年代可見更多博物館對文物源出社群的賦權與容納，這是博物館與社群關係的空前改善。然而「接觸地帶」常被簡化為「對話」與「合作」，容易掩蓋尚未被充分再現的歷史與政治議題，故需揭露「接觸地帶」的黑暗面，「接觸地帶」通常不是令人愉悅的。

史前館的「共同策展」則再現殖民／被殖民者的歷史接觸，只是「接觸地帶」並未納入策展概念。例如與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合作「Taupas·日本軍——布農南洋軍伕回憶錄」特展，講述二次大戰期間被日本政府動員至南洋參戰（高砂義勇隊）及經歷國共戰爭的老者與遺族的記憶；與花蓮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合作的「遺忘中重組——悲壯的七腳川cikasuwan之戰」，則講述1908年七腳川社遭滅，劫後餘生的族人顛沛流離，但仍積極生存下去的記憶。

兩個特展的展題「回憶錄」及「遺忘中重組」，開啟與牽動部落居民的殖民記憶——尤其是創傷與離散。這段接觸史喚起心痛、血淚及陰影等經驗，也在策展過程中修補。

1990年代，原住民為追求文化主體性，產生以文化特色為內容的展示，但再現社會關係、殖民接觸史的展示文本相對太少，導致跨族群關係的深化與相遇未能進一步開展。詮釋權議題應逐漸跳脫原／漢的對立，以及部落策展或部落觀點的整體化概念，轉向關注實際部落策展人的主觀位置及其策展觀點。



「布農南洋軍伕回憶錄」特展，族人在日本殖民時期至南洋從軍。

本文整理自盧梅芬（2015）。〈從展示文本邁向我群與他者的溝通：原住民文化再現的策展脈絡與反思〉，《博物館學季刊》29卷3期，頁5-36。

參考資料

- 古學斌（2001）。〈誰掌真相之匙？次本地人類學者的一點看法和提醒〉，《文化研究月報》第二期。http://www.cc.ncu.edu.tw/-csa/oldjournal/02/journal_park_9.html。
- 李子寧（2011）。〈再訪·「接觸地帶」——記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臺灣博物季刊》30（2）：4-14。
- 陳茂泰（1997）。〈博物館與慶典：人類學文化再現的類型與政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4：139-184。
- Clifford, J.(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盧梅芬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博物館與原住民、原住民藝術、原住民文化政策。

國家 vs. 部落

遲來的土地正義

原住民保留地

禁伐補償條例

如果您有一片森林，您會拿來做什麼？但使用前您必須先知道什麼是「土地使用編定」。土地使用編定是國家將不同土地編定出使用規則，如建築用地、農牧用地等，但若編定為林業用地，那要使用這塊土地就會有重重的困難。

文／Hafay Nikar 圖片／達志影像

根據《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第5、6條，在原住民保留地上的禁伐區域，可申請獲得政府提供的禁伐補償金；再更準確地說，若是原保地的土地編定劃設為「林業用地或適用林業用地管制」、「保護區或水源特定區」、「國家公園之區域」及其他政府認定之禁伐區域，每年可獲得每公頃3萬元的補償金。此補償政策所分配到各家戶的金額雖不多，某種程度是正視長久以來原住民使用土地受到的限制，並讓大眾反思，為什麼可以獲得補償金？

為什麼會有禁伐補償政策？

首先

土地編定問題

1974年《區域計畫法》施行，全臺灣的地政單位開始編定土地分區，將非都市土地分為10種分區、18種用地，包含農牧用地、建築用地、林業用地等。但受限於當時的技術與人力，許多土地的分區編定工作並未精準測量，尤以山區更為嚴重，像是散布在林間的農田或休耕地被編入林業用地，使得**農地與森林交替使用的機制**被迫中止，土地使用受到限制。當時因沒有完善的申訴管道，原住民族的土地因而漸漸流失。

例如布農族的山田燒墾，部分學者認為這是原住民族適應環境的重要農耕方式，可視為森林與農田循環使用的機制。



造成

森林禁伐

過去許多原住民以採伐竹木與森林副產物為業，雖規模小，經濟效益不大，但卻是早期相當重要的收益來源。後來受到1991年全面禁伐天然林的政策影響，劃為林業用地的原保地難以產出經濟價值，原住民面對生活經濟課題，林地農用的違法情況於焉而生。



產生

造林補助的後續課題

2008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出「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目的為鼓勵民眾參與造林，但造林獎勵金期限為20年，即將期滿的造林地可能會有大量伐木的危機，為了延續造林成果，禁伐補償成為其中一種策略。



結果

禁伐補償完成立法

基於上述，為補償原保地林地使用受限問題，並達到國土保安與生態保育等目標，2015年立法院通過《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2019年修正為《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使造林回饋回歸原規定，並新增條文明定禁伐區域，禁伐補償法令趨於明確。

補償政策帶來的影響？

1 土地限制終於獲得補償

原住民族保留地總面積約26萬公頃，林業用地占75%，造林補助為過去唯一的收益管道；禁伐補償政策實行後，因土地限制而面臨維生困境的原住民，多了補償金的收益。2018年，已有4.6萬公頃的原保地通過禁伐補償機制，將近3萬人收到補償金，土地限制終獲補償，多少能改善生活狀況。

2 生態環境得到保護

因生計問題，過去林業用地經常遭違法使用，這也對部落生態環境產生威脅，所幸這些情況在禁伐補償政策出爐後得到改善，每年申請禁伐補償的面積與人數屢創新高，生態環境問題也逐年改善。對部落而言，森林及水源不僅是農作物重要的水源頭，因許多部落沒有建立自來水系統，無形中也維護族人的生活用水，且山坡地開發問題也略有減少。

如果您有一片森林，您會拿來做些什麼呢？在現有的法規中，擁有一塊林業用地，其實什麼都不能做。但不妨試著想想，如果您家裡只能有一塊1.5公頃的林業用地或0.3公頃的農牧用地，那您的選擇會是什麼？

3 農地轉林地

過去許多人期待林地能變更為農地，以耕作勞動力換取經濟產出。但人口高齡化，農務工作過於辛勞，產值也不穩定，無法耕作的高齡者僅能將土地出租給統包商，大量種植高麗菜、生薑等高經濟價值作物。近兩年禁伐補償政策頒布後，比起租給外來包商，高齡者更傾向每年固定領取補償金。

4 加速原保地私有化

複雜的歷史因素，加上分家後難以釐清各家戶應得的分配額，有許多林地並未登記為私人的原保地，且林地價值不高，多數人寧願選擇擱置土地。但登記原保地的爭議在禁伐補償政策實施後浮上檯面，像是不同家族長久以來的糾紛，或是同家族分家後未正視分配問題，在補償金利益的驅使下，加速原保地私有化。

接棒 >>